



四書匯叅

論語

八

正

DX-18
2673
24-8



仁12
2673
24-8

大正十年七月廿四日
周本里山氏贈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八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

讓謂固遜也精義明道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

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

或問何以言三讓之為固讓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

辭為禮讓再辭為固讓三辭為終讓故古註但言其三讓

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其

為至德何也曰讓之為德既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

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八 泰伯 一 敦復堂



焉則其讓也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無得而稱其遜隱微

德所以為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

無迹可見也或問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

已不知其讓也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其逃去不返而

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下天下讓也按此主讓周

沿於精義二程謝楊諸說當是朱子未定之論細味集註

及語類自見○語類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

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

有意思○精言註中隱微二字可知當日有多少委曲深

心此善全父子處愚按其善全父子正在不從剪商處起

見當日有託而逃不露一毫蓋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

形迹故人莫得而知其讓也

次季歷太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

有聖德太王因有剪商之志

魯頌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語類觀其

初遷底規模便自不而泰伯不從語類問泰伯之讓知文

同規模才立便張大

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

此只見太王有剪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

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即

是不從太王剪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勢自傳之季歷而季

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

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

般所見不商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

雍逃之荆蠻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

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

武王語類問泰伯知太王欲傳位季歷故斷髮文身逃之

荆蠻示不復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

日到此却顧卹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見商政日衰知

其不久是以有剪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惟

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問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剪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下。問太王有剪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商。又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下。實始。剪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這。事也。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道理。太王湯武。是行一不義。殺。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太。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歎。味。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日。未。盡。善。皆。是。微。意。○。蒙。引。泰。伯。不。從。此。正。泰。伯。之。所。以。讓。天。下。處。至。於。與。仲。雍。逃。之。荆。蠻。者。特。以。遂。其。父。傳。歷。之。志。蓋。知。太。王。剪。商。之。志。既。不。可。回。傳。歷。之。志。又。不。當。拒。故。去。之。以。滅。其。迹。非。固。以。無。君。之。罪。而。嫁。之。也。若。讓。天。下。處。却。在。前。之。不。從。上。此。亦。因。其。不。從。故。有。是。事。耳。自。太。王。乃。

立季歷以至武王克商有天下皆是叙周家來歷見得武。王只是終太王剪商之事耳非固以文武之有天下實泰。伯之所讓也。按此可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援註率入讓周者之誤。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

或問小註。夫子看得泰伯當時之去不是。提起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然。後折入乃棄不取。方見得當年直坐實以天下讓正所謂。言有大而非夸。而又泯其迹。乃越顯得德之至極處。○。仁。山金氏曰。泰伯采藥荆蠻。人心歸之。遂啓吳國。夫一亡公。子而足以有國。况襲周邦之盛而為之。他日商周之際。豈。不足。以。有。天。下。故。曰。以。天。下。讓。也。○。汪。武。曹。曰。語。類。謂。至。德。於。民。無。得。而。稱。處。見。蒙。引。謂。若。全。重。泯。其。迹。則。文。王。之。至。德。又。說。不。去。余。謂。泰。伯。文。王。雖。是。俱。從。君。臣。太。義。起。見。然。其。所。處。不。同。文。王。確。守。臣。節。方。率。商。之。畔。國。以。事。紂。正。欲。使。天。下。共。知。其。心。之。忠。貞。不。二。相。與。效。之。而。不。敢。有。他。敦復堂。

何事必泯其迹。至泰伯不從剪商之志，事處父子之際，若不泯其迹，則顯其父之失，傷其父之心，故必泯其迹。而後其讓。蓋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

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語類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

武王不信便依無甚利害，若泰伯不從剪商之志，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非說遜國事也。按集註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此語甚分明。夷齊諫伐商，泰伯不從，從剪商義皆係之乎商也。若謂從太王欲傳位季歷起見，便與夷齊遜國一般。非夫子稱泰伯之意矣。又曰：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太王有疾，泰伯采藥不返，疑此時去也。紹聞編朱子謂太王見商道浸微，是以有剪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不可犯，是以不從。泰伯之心，即夷齊叩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悖乃善。又謂論語兩稱至德，一為文王發，是對武王誓師。

而高於武王而泰伯發，則是對太王。剪商而言，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泰裏無憾矣。凡此皆發明集註要旨，不可不熟玩集註係朱子定論。今學者只當尊守集註自餘論辯紛紛皆所不取。四方伊尹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古之聖賢道德在己，則必以天下自任。太王之有剪商，之志亦是心而已。自后稷公劉至於其身，積功累仁，子則有克勤家之季歷，孫則又有聖德之昌生焉。此所謂天休滋至，必將畀之有為者也。太王必有以仰知天命於幾微之際，欲順天命以濟生民而泰伯不從者，知周之興必代商而於君臣之義有所不安於心也。或又謂太王遷岐在商鼎欲取而代，之不知聖人公天下之心，惟知先覺在己。

則一夫不獲實為已事夫亦自卜之周家世德而知夫所以任天下之重有不容辭者商之衰與未衰可代與未可代夫豈有纖芥入於太主之心哉實始翦商謂後人推本之辭誠是也然盛德在周天下朝覲訟獄者將盡歸焉不能禦其來也勢必與商相代其幾已成當時賢者皆知之矣使秦伯立為諸侯則後來文武之功秦伯皆身為之矣秦伯寧後來文武之功不自我為之而逃去以全其心之所安又其迹而天下莫能知後世無可述非甚盛德其孰有此夫子所以贊其至德也自秦伯而言則雖有見於天地之常經苟少有拂於吾心之所安則雖可以朝諸侯有天下寧棄之而不取自天下而言則後來文武之功雖不曾秦伯自為之而實秦伯固讓之所貽也則謂之曰以天下讓亦無不可故二程南軒皆有是說而前說為淵永矣愚按二程南軒諸說皆意主讓周與集註本義不合故不載末數語亦不免為其所牽然只以餘意及之亦無害○此章斷主讓商精義或問雖有異同要當以集註為正

秦伯不從事見春秋傳左傳秦伯虞仲太王之昭也秦伯不從是以不祀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

無禮則絞蕙絲里反絞古卯反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語類

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若不合恭後却必要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蕙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須要直如證羊之類便是絞○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南軒張氏曰恭而無禮則自為罷勞慎而無禮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急切然則其弊如此何所貴於恭慎勇直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禮為要矣○慶源輔氏曰恭慎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為之節文則過而為四者之弊○雙峯饒氏曰恭而過則病於夏畦者有之慎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直而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四德以得中為貴禮是中底準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八

四

課本

敦復堂

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蒙引勞蕙亂絞只就無禮處說不是無禮了方勞蕙亂絞。條辨四者之弊都就過一邊說或曰如此則註何以統節文而言曰有節有文只是箇當然恰好處所謂天則是也無節是無文矣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語類問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蓋人皆有此仁義之心篤於親是仁之所發故我篤於親則民興仁篤故舊是義之發故不遺故舊則民興義是如此否曰看偷字則又似仁太槩皆是厚底意思不遺故舊固是厚這不偷亦是厚却難把做義說。四書通君子不弛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奔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新安陳氏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義府自上言之則仁厚之道王道也自下言之則仁厚之俗美俗也而其機則在上而不在于下也。稽義范氏曰立愛必自親始人君善於父母厚於宗族則民興於仁是以堯親睦九族舜慎徽五典治道

未有不先於此者君子不遺故舊豈獨私其人哉所以使民德歸厚也敬一人而天下無不悅弃一人而天下莫不怨治天下在○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知其要而已

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語類橫渠這說且與存在某未敢決以為定若做一章說就橫渠說得似好他就大處理會

便知得品節如此要之合分為一章○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

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扶夫音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

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

此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從善而作其

卒章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

戰戰恐懼兢兢

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

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

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

其警之也深矣

語類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真是

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事接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畧不檢點便差失了看世間是多多少少事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戰兢三句此乃敬之法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人有昏睡

者遇身有痛痒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昏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

文集張敬夫曰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曰此亦過高之說非曾子之本意也且當著明本文之意使孝者深慮保其形體之不

傷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爲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可傷之理乎

爾軒張氏曰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與易簣之意同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所以爲敬而無失也至此而知免於戾所謂

全而歸之也與仁山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耳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

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

慶源輔氏曰終者成其始之辭死則漸盡泯沒之謂君子平日

以保身爲事故於

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將沒可以言終

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

輔氏曰父

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而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如此。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

其親乎？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餘意，形體固全，受德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尤

為辱親也。四書通：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德幸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厲中人也。徐辨：虧行如何保得身，即或倖免，非曾子之所謂免矣。故朱子謂但就保身上看，自極有意味。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

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精義楊氏曰：生而善，天下之性也；其為不善，

善因物有遷，耳窮則反本，故其將死，其言也善。慶源輔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後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遵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語類人

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者之過，慢是寬柔者之過。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

色莊也。語類顏色以見於顏面者而言，問如何是近信，曰

色是恁地而中却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是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與信遠了。只將

不好底對看便見。問正顏色之正字，獨重於動與出字。何如日前輩多就動正出三字上說，一向都將三字重了。若從今說便三字都輕，却不可於中自分兩樣。某所以不以彼說為然者，緣看文勢不恁地。紹聞編記曰：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夫不失色於人，所謂正顏色也。然必有哀與不可犯之實，非徒曰有是色已。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也。此近信之說也。

謂背理也。語類：今人議論有見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倍。又曰：出辭氣，斯遠鄙倍，是修辭立其誠意。邊竹豆，木思。輯語：辭氣之氣，即指言語之聲音神韻。邊竹豆，木豆。邢疏：邊豆，禮器，周禮天官籩人掌四邊之實，有朝事之邊，饋食之邊，加邊之實，羞邊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有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如豆之實，羞豆之實。邊盛，栗、栗、豆、盛、菹、醢，以供祭祀燕享。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語類：且只看那所貴二字，莫非道也。如邊豆之事亦

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所貴，只在此三者。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語類：問先生舊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字。後來收本以驗為要，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說，而不可以效驗言矣。某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為工夫。正字，尚可說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正如着衣喫飯，其着其喫，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處。此意所爭，只是絲髮之間，要入自認得舊來解以為效驗語，似有病故改。從今說，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便是舊說效驗字太深，有病愚按朱子舊解，專主平日做工夫，臨時見效驗，不但動正出三字是閑字，并三斯字亦極自然。其改註則兼平日操存，臨時省察，不但動

論語集注卷八 泰伯 九 敦復堂

正出是做工夫處三斯字亦都吃緊看來自當以改註為
 正而語類或主舊解或主改註以致後來紛紛聚訟愚故
 先以此條提綱臚列諸說於後庶闕者有所折衷○問君
 子所貴乎道者三曰此言君子存養之至然後能如此一
 動容貌便自能遠暴慢一正顏色便自能近信一出辭氣
 便自能遠鄙倍所以為貴若學者則雖未能如此當思所
 以如此然此亦只是說效驗若作工夫則在此句之外又
 曰須知得曾子如此說不是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時
 方自會恁地須知得工夫在未動容貌未正顏色未出辭
 氣之前又曰此三句說得太快太槩是養成意思居多按
 此皆主舊解而言也然曰養成意思居多則亦非專主一
 說○問所以動容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與曰此
 只太綱言人合如此固是要平日會下工夫然即今亦須
 隨事省察不令間斷又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斯字來得
 甚緊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
 遠鄙倍暴慢亦淺深不同如人狠戾固是暴稍不温恭亦
 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或怠緩亦是慢又曰看來三者只是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問要之三者以

涵養為主曰涵養便是只這三者便是涵養地頭但動容
 貌遠暴慢便是不遠暴慢便不是顏色近信便是不近信
 便不是問須是工夫持欠方能得如此否曰不得人之資
 稟不同資質好者才知得便把得定不改變資質遲慢者
 須太段着力做工夫方得問若未至此如何用工曰只是
 就容貌辭色之間用工更無別法又曰正動出時也要整
 齊平時也要整齊方云乃是敬貫動靜曰恁頭底人言語
 無不貫動靜者按此皆主改定集註而言也然舊解未嘗
 不包括在裏○紹聞編如舊解則工夫却在日前三斯字
 乃成德自然然而然如改本之說則不須在三言之外起意
 古人未嘗懸空說存養即此三者之間便是學者持養用
 力之地其說比前為密三斯字是活字猶云當恁事則恁
 地耳○愚按語類云要緊處却在那斯字矣字這般閑字
 上竊謂本領自在斯字從前節候却在斯字當下此操存
 省察所以通徹前後而言最精最密或乃以君子身上斯
 矣就現成說工夫補在平日集註所當操存省察云云乃
 是朱子為學者說法竊謂此處君子是對下有司非必指
 成德故三者為修身之要為政之本曾子與敬子言正是

學者分上事此朱子更定集註所以精密不可易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

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語類以道言之則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而所貴在此則所賤在彼矣其本在此則其未在此矣○君子所貴在乎道者三乃是切於身者若籩豆之事特有司所職掌耳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却於大體上欠

闕則是弃本○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

而求末也

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

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

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或問經文但曰動曰正曰出而已其動之中否正之

誠偽出之得失皆未可知也所貴者乃在其平日莊敬誠

實涵養有素故其動能遠暴慢其正能近信其出能遠鄙

倍耳今乃以動為矜莊出為審度則其文義自無所當又

謂一矜莊便能遠暴慢一端嚴便能近信一審度便能遠

鄙倍則是其所用力者止於揚眉瞬目之際而遽責其

有眩面盎背之功吾恐其無沉澆醲郁之風而未免於浮

躁急迫之病也按此即申言程尹二公之意與舊解同學

者不可不知此義然畢竟以內註為正○胡氏曰曾子之

疾見於此者二而見於檀弓者一嘗考其事之先後竊意

此章最先前章次之而易簣之事最在其後乃垂絕時語

也當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在而聲為律身為度心即理理

即心其視死生猶晝夜然夫豈異教坐亡幻語不誠不敬

者所可彷彿學者誠能盡心於此則可以不惑於彼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較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

厚齋馮氏曰：曾子之亡友多矣，獨以為顏淵者，

非顏子不。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閒。

故能如此。語類陳仲亨說：以能問於不能，章曰：想是顏子

那件事便不肯問人。觀顏子無伐善，無施勞，看他也是把

此一件事做工夫。○胡氏曰：既能矣，不自以為能可也。而又

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又問於寡，彼不能

與寡者將何以益我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

一言之不聞，一義之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誠以道無

量理無極，而事無方也。○集解：兩問處，概以事理言。多即

能之進步，實即有之進步。蒙引：以有若無貼問，不能句實

若虛貼問於寡句，或又云：宜總承而不宜分貼。看來若無

若虛固是點出他好問虛心，但上三句是單說問下二句

却不單說問凡所知所行皆是如此，即不是問人時他自

家心胸器量本是如此，總是見得義理之無窮也。○語類

問犯而不校曰：不是着意去答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

自反，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何

暇與之校耶？○問犯而不校，若常持不校之心，如何曰：此

只看一箇公私大小故。伊川云：有當校者，順理而已。大

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義府：此犯字下得極妙，十分

通是人不是方謂之犯。若人有九分九釐九毫不是，已亦

有一毫不是，已與彼俱犯矣。○苟知物我之無間，而萬物

一體如一人之身手足爪牙之相犯，斯無有。○謝氏曰：不

校之者矣。按此較語類蚊蟲蝨子之喻更切。

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非幾於

無我者不能也。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

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

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挾其能而故問

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謝說意蓋如此，而洪氏

曰：吾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未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能

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然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

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也。是以下問而不以為難，亦此意。

奇吾美上二卷卷末

泰伯

敦復堂

也。曰楊氏言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信乎。曰孟子所言學者反身脩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然學者隨其所至。淺深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反陷於躐等之失也。曰有謂犯而不校。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意焉。有狹之愧之意焉。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包之者。驕也。彼之者。狹也。愧之意焉。非是豈顏子之心哉。語類問如此。已無我。不集註曰。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何也。曰聖人則全是無我。顏子但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和人都無。問幾於無我。幾字莫只是就從事一句。可見抑并前五句。皆可見耶。犯而不校。則亦未能無校。此可見非聖人事矣。曰顏子正在着力。未着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只就從事上看。便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也。又曰。從事於斯。曾子自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着力也。又曰。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已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足。說統上半截。有歎羨追思意。與泛論不同。當時若直將吾友說起。便不見得此段光景。惟虛提事在前。

而因以想像吾友則婉轉之思便溢於言外。愚按嘗從事於斯矣。直須見得曾子心慕手追。身體力行。處方不是空掉人琴。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幼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

知為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語類聖人言語
 自渾全温厚。曾子便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如可以託六尺云云。見得曾子直是峻厲。問此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入之託矣。如受入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

之心却被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
 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
 只是箇枉死漢濟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
 豈是斂手束脚底村人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
 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
 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愚按或謂此非
 才節所能辨惟有德者能之故以屬之君子竊謂德乃才
 節之總滙世固未有有才又有節而非有德者或問小註
 謂有才而德之用以顯有節而德之守以彰○文集問臨
 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
 得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
 也惟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
 搶攘人心搖尤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
 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
 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曰此
 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其才言之不
 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按此與前一條互相發
 但兩可以自在平時非必至不可奪方見其可託可寄不

可奪自關節操亦非專就兩可以見其不可奪須劃得清
 又拍得攏方見末二語極咨嗟鄭重○語類所謂君子這
 三句都是不可少底若論文勢却似臨大節不可奪一句
 為重然而須是有上面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却臨大
 節而不可奪方足以為君子此所以有結語也○集解輔
 長君非難託孤為難聽國政非難攝政為難平時託孤寄
 命非難至臨大節而不失其寄託之重尤難本文臨大節
 以事變言集註其節以節操言不可混看愚按大節固指
 國家事變然至於死生之際即其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
 人太節所關屬之君子亦無不可
 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或問曾子之稱此正以其非君子
 不能故設為答問之辭以審訂之

耳按新安陳氏以為始疑今決太泥○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曰既以才節並言復引程子節操之說者以所重在於節
 也○語類問可以託六尺之孤云云不知可建得伊周事
 否曰在伊周亦未足道此只說有才志氣節如此亦可為
 君子之事又問下此一等如平勃之入北軍迎代王霍將

軍之擁昭立宜可當此否曰這也隨人做聖人做出是聖
 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
 業這通上下而言如平勃當時這處也未見得若誅諸呂
 不成不知果能死節否古人這處怕亦是幸然如此如藥
 殺許后事光後來知却含胡過似這般所在解臨太節而
 不奪否恐未必然因言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
 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太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
 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
 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為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姦
 竄戮項背相望畧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
 此平居暇日環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况游談
 聚議習為軟熟粹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
 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又曰如前代
 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温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
 九錫已成但故為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
 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
 仗節死義之資乎寓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間暇似
 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胆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

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廢也得太節在那裏○大抵是上
 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
 猷有為臨太節而不可奪却是守有守霍光雖
 有猷有為矣只是無所守又曰惟孔明能之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胡氏曰寬則容受之毅強忍也。陳氏曰強則執

荷之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精義明道曰弘

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也又曰重擔子須
 是硬脊梁漢方擔得朱子申之曰須是硬着脊梁骨方擔
 荷得去○語類弘是寬廣事事着得道理也着得事物也
 着得事物逆來也着得順來也着得富貴也着得貧賤也
 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許多眾
 理若執着一見便自以為是他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
 隅如何得弘須是容受輒捺得眾理方得○弘字只將隘

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相似只執一說見衆說皆不復取。便是弘若弘底人便包容衆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爲判別此便是弘。○這曾子一箇人只恁地他肚裏却着得無限令人微有所得欣然自以爲得。又如欲執兩事終身行之皆是不弘。○又曰集衆善之謂弘。○弘不道且據自已所見皆是不弘。○又曰集衆善之謂弘。○弘不是有度量能容物之謂正是執德不弘之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不說我德已如此便住如無底之谷擲一物於中無有窮盡若有滿足之意便不是弘。○毅是忍耐持久。着力去做。○問弘是心之體毅是心之力。○曰心體是少。大大而天地之理才要思量便都在這裏。○若是世上淺心。私已底人有一兩件事便着不得如此其小安能擔當得。重任。○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荷得去底意。○問弘是容。受得衆理。○毅是勝得箇重任。○曰弘乃能勝得重任。○毅便是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任却恐去前面倒了。○問曾子弘毅處不知爲學工夫久方會恁地。○或合下工夫便着恁地。○曰便要恁地。○若不弘不毅難爲立脚。○問人之資稟偏駁如何便要得恁地。○曰既知不弘不毅便警醒令弘毅。

如何討道理教他莫恁地。弘毅處固未見得若不弘不毅處亦易見不弘便急迫狹隘不容物。○只安於卑陋不毅便傾東倒西。○既知此道理當恁地。○既不能行又不能守。○知得道理不當恁地。○却又不能割捨。○除却不弘便是弘。○除却不毅便是毅。○這處亦須是見得道理分曉。○磊磊落落這箇都。由我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按此方透得。○不可以不神。理出。○紹聞編聖人與天同體。○自無不包。○不消說弘與天同健。○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士則不可以不弘。○毅。○或問小註這章書曾子以體仁之學責之士。○弘毅所以體此仁者也。○仁字雖一章眼目而士字尤重。○惟其爲士所以當體。○不惟士當體仁。○所以毅。○弘毅有實理是行仁底力量。○不是泛說心體。○莫認作仁字。○乃是求仁操功所在。○不弘毅有實病。○任重與道遠。○又各有實義。○按此義尚在下。○義府謂之曰士。○則與凡民異矣。○若不能開拓心胸。○堅忍志操。○些小能解便塞滿了。○些小窒礙便歇閣了。○依舊與凡民一般。○如何謂之士。○蓋士是聖賢路上人。○若弘毅則是擔了擔。○子。○上聖賢路去做得聖賢不然則反不如農工商賈之各執一業而猶有所事事也。○如之何可不弘毅。○集解不弘毅。

無從說毅不毅弘也不到頭文勢是下層解上層常弘即毅常任重即道遠兩意一貫而字是連說故弘毅一時須要並到任與道俱死字任重是擔子重非如任天下之任道猶路也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語類問仁以為己任是只成就這箇仁否曰許

多道理只是這箇仁人也只要成就這箇仁須是擔當得去又問死而後已是不休歇否曰然若不毅則未死以前便有時倒了直到死方住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可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着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仁聞編任仁與當仁不同當仁是才有志要幹此事者任仁

是身體而力行之譬如負千斤擔子須擔子上了肩才與做是任重今之說知仁為仁者只是在旁指擬擔子元未曾上肩只是嘗試兩頭向未曾離地行得三五步便歇了如何辦得遠程仁以為己任須是身體而力行之仁者人也只要盡得箇人之所以為己入之理不然便有虧欠要全擔箇人之所以為人在肩此豈量之小者如一善之得則沾沾自喜一事之當輒詡詡自多之輩所能辦哉士之不可不弘者此也既弘矣若不毅則未死以前便有時倒了這箇任仁是無箇小歇脚法直到死方住此身在下日則此擔子無舍置別頓放處一息尚存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保得這箇若此志少懈容有出入便是自壞便無以全而歸之曾子平生何等精進年德已高到臨了一簣之非禮不肯放過者為是故也要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是如何此正是毅處覺軒蔡氏曰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如此是豈可以易為哉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木

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啓
手啓足猶戰兢而不已易贊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
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蒙引四句全說任重而道遠未
靠在士用功處若說得欠斟酌便是弘毅了須知任重道
遠是所以當弘毅處。○兩不亦乎固是點。○程子曰弘而
醒重遠字面却正繳足不可以不精神。

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類語

道理自是箇大底物事無所不備無所不包若小着心如
何承載得起弘了却要毅弘則都包得在裏面了不成只
恁地寬廣裏面又要分別是非有規。又曰弘大剛毅然後
矩始得若只恁地弘便沒倒斷了。

能勝重任而遠到。按程子二條既互言之復合言之愈見
得弘毅二字自呆析不得末節死而後

已只完得以爲已任事與任重道遠
句用一而字貫義同絕非枝枝相對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陳氏曰如二南之正始其爲
爲正鄭衛之淫奔爲邪

言既易知而近人情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

入。抑揚謂聲音高下反復謂前後重複翻倒。條辨其爲
言既易知以詩之詞句而言也其感人又易入以辭句
中之指趣而言也。○疊下兩易字正以見詩禮樂之用
功則同而收效獨先此學者之初所以興於詩也。故學

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

此而得之。胡氏曰詩之正可以感發其善心詩之邪可以
懲創其逸志所以興也。○集解抑揚咏歎好善

惡惡之心勃然而生要已也已不得是之謂興。○語類如
大學傳止至善章及齊治章引許多詩語涵泳得熟誠有
不能自己處。○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
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太夏今夫子之言其序
如此乃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
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埙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

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乎人之性情有美刺諷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咏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七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也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語類古人自小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如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是初學有許多次第乃是到後來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夫次第乃是得效次第又曰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

立於禮

四方八面攬撮他去這路上行○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

陳氏曰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

文度數禮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文集問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乃

是持敬用力之欠但覺得身心如此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恐是此意曰此說

是○新安陳氏曰人肌膚本有所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

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播奪者必於此而得之輔氏曰禮雖本

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自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允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奪之○條辨輔氏似較註更密下層然禮之為物於身為切而心之

不為事物所播奪者。即在固肌膚筋骸之中也。說禁非心
逸志。上句似亦可通看。○語類問禮尚可依禮。經服行詩
樂皆廢。不知與詩成樂。何以致之。曰。豈特詩樂無禮也。無
今只有義理在。且就義理上講究。如分別得那是非。邪正
到感慨處。必能興起其善心。懲創其逸志。便是與於詩之
功。涵養德性。無斯須不和。不樂直恁地和平。便是成於樂
之功。如禮古人這身。都只在禮之內。都不由得自家。今既
無之。只得硬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如詩須待人去歌誦
至禮與樂。自稱定在那裏。只得自去做。荀子言
禮樂法而不說。更無可說。只得就他法之而已。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考證五
聲宮商

角徵羽聲之清濁高下也。十二律陽律為律。黃鐘太簇姑
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律為呂。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
鐘六律統氣類物。六呂旅陽宣氣統日。十二律者陽統陰
也。歌樂章之音調。作樂則以入聲為貴也。無以樂音之輕

重疾徐為舞節。以象其形容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也。金大鐘編鐘石玉特磬編磬也。絲琴瑟竹簫管也。匏笙
也。土埙也。革鼓鼗鼗也。木柷敔也。謂以十二律叶五聲而
押詩歌以入八音之器。而為樂也。○語類樂有五聲十二
律。更唱迭和。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
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
徵。清濁洪纖之中為角。此五聲之別。以括人聲之高下。又
制十二律以節五聲。故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
二等。謂如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
呂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鐘為商。太簇為角。中呂為
徵。林鐘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鐘長
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鐘長六寸。則官聲槩下面商角羽三
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鐘太呂黃鐘太簇是也。蓋用
其半數。謂如黃鐘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
官聲可以槩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可以
說四者。意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餘少者。尚庶幾焉。可以
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新安陳氏曰。邪
穢謂私欲之汗。

惡皆蕩滌而無餘。查滓謂道理。勉強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迹。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語類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為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滌盪得盡。不留些子。與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刮來刮去。凡有毫髮不善。都盪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又曰。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得來到成處。都是自然。後恁地。又曰。後世去古既遠。禮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得來。只是讀書理會道理。只管將來。涵泳到淡。洽貫通熟處。亦有此意思。○問。注言樂有五聲。十二律。云云。不知聲音節奏之末。如何便能使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曰。人以五聲。十二律。為樂之末。不可謂樂之末。若不是五聲。十二律。如何見得這樂。便是無樂了。五聲。十二律。皆有自然之和氣。古樂不可見。要之聲律。今亦難見。然今之歌曲。亦有所謂五聲。十二律。方做得曲。亦似古樂一般。如彈琴亦然。只他底是邪。古樂是正。所以不同。又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

德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順道德者。須是先有典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入規矩。使心細而不粗。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來。又曰。而今作俗樂。聒人也。聒得人動。况先王之樂。中正和平。想得足以感動人。力行。因舉樂記云。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日須看所以聰明和平。如何不可只如此說。過又曰。成於樂。是太段極至。又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為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這裏。○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為未也。又為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飾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為其事。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眾體。蓋莫不有養焉。○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節至成於樂。則淪肌浹髓。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已。○新安陳氏曰。夫子屢以詩禮教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成

於樂所以成就其始焉中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

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

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二程類語與於詩須見

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無所用處按此較精義作

兩層說更精語類問內則與這處不同如何曰這處是

太學終身之所得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從小時

皆學一審了做箇骨子在這裏到後來方得他力禮小時

所學只是學事親事長之節乃禮之小者年到二十所學

乃是朝廷宗廟之禮乃禮之大者到立於禮始得禮之力

樂小時亦學了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力不是太時方去

學詩却是初間便得力說善說惡却易曉可以勸可以戒

禮只捉在這裏樂便難精直是工夫至到方自有成詩

有言語可讀禮有節文可守樂是他人作與我有甚相關

如人唱曲好底凡有聞者人人皆道好樂雖作於彼而聽

者自然竦動感發故能義精仁熟而和順道德舜命夔典

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定要教他

恁地至其教之之具又却在於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處五聲十二律不可謂樂之末猶揖遜周旋不可謂

禮之末若不揖遜周旋又如何見得禮在那裏○潛室陳

氏曰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先禮而後樂學之序當如內

則此則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

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程子曰天下之英才

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

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

今雖老師宿儒尙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

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

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
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

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西山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

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襍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制禮以治身制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典於詩亦未嘗不存也四書通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後世遂真以成材為難矣况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

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愚按有詩禮樂之教然後得以收興立成之功世有王者自合講求先王遺法以興起教化陶鑄人材如程子之論若士君子生當叔季手無斧柯亦豈容藉口禮壞樂崩而自弛其責即朱子亦云今只有義理在且就義理上講究莊敬治身和樂養心真氏之云固切論也但不得抹殺詩禮樂而專求之心斯不能無遺議耳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由然也

或問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況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語類問民可使由之曰所謂雖是他自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
 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
 適足以啓機心而生惑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日
 用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聖人只
 使得人孝使得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說
 所以當孝者是如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
 此○此章之義與盤誥之意不同商盤只是就遷都周誥只
 言伐商此不可不與百姓說命分曉况只是就事上說聞
 者亦易曉解若義理之精微則如何說得他曉○文集民
 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之由之而
 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不知之則沛然矣必
 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
 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
 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不及者
 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愚按此條論使知之害極
 透然皆客意本義只是勢不能使○不可使知之謂心民
 耳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
 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知也○輯語可使不可使有

只在民資質上說者有只在聖王設教上說者然惟民之
 資質如此故聖王之設教亦然偏靠一邊不得○兩之字
 只是下理知即是由中所以然之故使由處聖人正用全
 副精神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而由與知却分兩候固非
 別有欺瞞亦非斷然不許明白只將民字位分畫清則可
 不可之故瞭然矣○困勉錄司徒學校亦只是使民由之
 其有使之知者則士也非民也○惟其不
 能知愈不可不急使之由此論不可不補○程子曰聖人
 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
 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

豈聖人之心乎列子宋有狙公者養狙成羣將限其食先
 誰之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喜物之以能
 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喜物之以能
 鄙相籠皆由此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
 乃老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詭
 譎不誠聖人肯為是哉使民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
 命吾美上二卷匡
 泰伯
 敦復堂

不能使知之但能使用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胡氏曰好勇而不疾貧則不肯為亂疾貧而不好勇則不能為

亂自古亂民皆其材力出眾而迫於饑寒者也為人上者可不思制其產厚其生乎

之乃亂耳然勇自生好貧自生疾則仍是兩者為之季代之失天下多乃如之人為之也嗚呼是誰之咎與

好勇是致亂之本疾貧是速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

亂之機兩截亦微分輕重

則必致亂語類如東漢之黨錮精義明道曰人若不仁

亂范氏曰不仁之人仁者必有哀矜之心而收教之教之

不改則誅絕之四凶是也無哀矜之心又未嘗教而惟疾

之是使不仁之人不得自新以至於亂古之人疾惡而激

天下之亂皆是也

雙峯饒氏曰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

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

一也義府生民之慘莫大於亂而天下之亂未有無所激

肖之心生雖不軌之事亦不難為之矣此戒在上之人使

知禍亂之所由起而處置此一等好勇不仁之人使得其

所而不為患也

耳惡不仁之甚以致亂往往出於君子防奸遏惡之為而

不知其流禍於國家也是以聖人不為已甚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語類驕是誇人所無吝是挾已

所有四書通本文如

字使字皆假設之辭

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

亦不足觀矣

語類此是為有才而無德者言。聖人只是平說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而有驕吝便連

他才美功業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至於程子云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與某

所說驕吝相為根本枝葉。此又是發餘意解者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却說此方得。輯語此章大意甚言驕吝之

不可耳。緣天下驕吝之病大約生於小有才者。故夫子以才立說云。即使才美。即使才美如周公。若一驕吝。則其本

已壞。其才直餘事何足觀哉。又曰。世間驕吝之人。儘有不必有才者。但當責其驕吝。不當醜其無才。假令有才而即

可以寬假驕吝之罪。則於周公之才之美。當何如耶。南軒張氏曰。周公以叔父之尊位。上宰握大權。勲烈如此。其

光也。而方且握髮吐哺。惟恐失天下之賢才。思兼三王。坐以待旦。夫豈有絲毫驕吝存於其間哉。又曰。驕

氣盈。吝氣歉。精義張子曰。吝嗇也。且觀嗇者於財亦不足於事亦不足。凡百皆有歉。歉之色也。語類

問氣之盈。歉如何。曰。驕與吝是一般病。只隔一膜。驕是放出底。吝是不放出底。驕正如人病寒熱攻注。上則頭自

痛攻注。下則腰腹痛熱發出。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外似驕。寒包縮在內。似吝。

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

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本藏蓄處。且以淺近易見者言之。如說道理。這自是世上公共底物事。合當大家說出來。世上自有一般人。自恁地

吝惜。不肯說與人。他只怕人都識了。却沒說異。所以吝惜在此。獨有自家會便驕。得別人某嘗見兩人。只是無緊要

閒事也。抵死不肯說與人。只緣他要說自會。以是驕誇人。故如此。文集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

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又曰。要是兩種病痛

彼此相助。但細看得。吝字是陰病裏症。尤可畏耳。義府周公亦嘗自言多才多藝矣。然皆自虛靈中流出之緒餘

耳。使驕且吝。則不虛不靈。既喪周公之本。僅存周公之餘。又何足觀。凡人驕者常誇。未必吝。吝者常斂。未必驕。今

既驕且吝舉二者之弊而盡蹈之觀其內有損於已觀其外無益於人故不足觀驕吝是二物故用且字按此與枝葉本根之論不同然於且字義似較合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

得也語類問三年學而不至於穀是無所為而為學否曰然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學之

先不然則不學矣。蒙引世固有為于祿而後學者亦有學問之功始加而利祿之念隨之者夫惟三年之久從事於學但知學以謀道而初無求祿之心如此者不易得也

○謀道不謀食為己不為人孔門顏曾閔開之外少有不為祿而仕者故孔子歎之與。說統不易得甚言純心於學之難也非歎詞亦非贊詞愚按言外有欲學者深自猛

省意。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

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文集問厚而力是其心隆重於此而又懇切以為之既不輕信而又不苟信否曰篤信只是信得牢固不走作耳不輕不苟却在好學上見。○精義

伊川曰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會嘗之說與君子須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為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語類學者須以篤信為

先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

正。精義張子曰篤信不好學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

不越為善人信人而已

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

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或問此言人當篤於信道而又好學以明乎善然後能守死以善其道也

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守死善道言寧死而不為不善以善其道也。曰子所謂更相為用何也。曰非篤信則不能好學非守死則無以善道。然徒篤信而不能好學徒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又君子之所不取也。蓋能守死者篤信之功而能善道者好學之力。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一有缺焉者也。○語類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好學故能篤信惟善道故能守死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又曰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好學須要是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意始備。又曰此兩句相關自是四事。○紹聞編聖人之言自有次序。人若無篤信好學工夫雖欲為守死善道之事而不可得。故聖人首先說一句篤信好學却又說一句守死善道。聖人說來本是平鋪渾成人就其中玩之却見四件血脉自是相關攝有交相為用處。少一件不得緣聖人說出便錯綜俱是道理。○善道道字從篤信來。

即所信之道也。夫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須將道字提起看信之篤而好學以明之。守死以行之乃得其所善以終之而不為虛生枉死之人矣。又曰善道是終條理之事然却本在好學惟有好學明善之功辨得篤信守死之心然後可以議善道歸全之事如聖門子路好勇其信得到處死生不移真可謂篤信守死者矣。亦只緣好學工夫有欠故晚而死於孔悝之難守死而不足以善道把平生篤信之心都落空了。不獨許行陳相信非所信召忽荀息雖死無補也。愚按語類亦云人貴乎有學此與學者須以篤信為先正可互相發。○所謂有學有守者好學而善道學之至也篤信而守死守之至也如此分看亦可。然學以明其所守之理守以行其所學之事守死即守其所欲善之道信而好之者此也。學力於守見之則不分而合看亦可。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

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語類危邦不入

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問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有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理矣然其失則在於不能早去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齊氏曰見危不入知亂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亦徒死而已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徒死而不足以善道。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豈篤信守道者之所為哉。

其身而不見也。語類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

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或問小註天下有道則見當合下句看神理在則字則字中有君子身分在淺看不得有道就天下看不就君子看。輯語逢太平盛世誰不彈冠思奮者此不足當則見二字也則字之前極重難本領有毫

釐不足見不得見字之際極輕快本領向來蓄積無疑到此更不消推敲打點若有毫釐未定也則不得。雙峯饒氏曰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此惟篤信好學守

死善道者能之。蒙引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無道則隱非但不可專為無學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不可專為無守。紹聞編有學則義理明有守則不奪於人欲故能審出處去就之宜而不失其正。條辨篤信好學時也自見得不入不居則見則隱底道理然兩不字甚斬截兩則字甚現成則非守死善道之後不能也故註必連二句說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

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精義范氏曰邦有道則爵祿加於君子故士恥貧賤邦無道則爵祿

加於小人故士恥富貴使士恥富貴則其國豈不殆哉揚
 氏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故見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故隱蓋邦有道而貧且賤必以其道得之也邦無道而富
 且貴必不以其道得之也故君子恥之。紹聞編此兩句
 是因上文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而反言以足其意按
 註中兩世字即以天下言不必與上節邦字一例看。蒙
 引邦有道貧且賤非甘貧賤也人自不用之道所以為恥也
 也蓋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為恥也
 邦無道富且貴希世投合而已不但無守亦是無學若有
 學者見道分明豈肯貿然苟祿。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
 亂而無能守之節此兩句不必再為他意擾蓋是就他去
 就之義不潔出處之分不明而原其由則是無學無守也
 愚按世治則所重在學世亂則所重在
 守然道理自相通正不必劃然分屬。○晁氏曰有學有
 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勿
 熊氏曰學者先須辨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學善道
 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

有可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

有矣。此語類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限便是犯他疆界。○精義范氏曰自天子至於士皆有位
 在其位則謀其政者職也天子不可以治三公之職三公
 不可以為卿大夫之事卿大夫不可以侵士之官故坐而
 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至於抱關擊柝無
 不各敬其事如此則天下之理得矣。或問范氏為人君
 言故自上而下然更當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
 以至於天子不可過於天道乃為備耳又當知左右前後
 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盡聖人之意如胡
 氏所論亦其一事也。胡氏曰東漢季年黨錮禍起穎川杜
 密去官家居每謁守令多所請託而同郡劉勝亦自蜀還

閉門掃軌太守王昱見杜密獨稱季陵以箴之密謂昱曰
 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質知善不薦見惡不論隱情惜已
 自同寒蟬乃罪人也今密舉志義力行之賢糾違道失節
 之士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昱乃
 慚服以愚觀之豈從善服義固不可訾若密之為是代昱
 行事也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太繁如此黨錮諸賢多陷
 此失可不戒哉○集解謀非泛論乃商度可否條陳利弊
 有于預意故註以在字代之謀非擅權即炫長非好事即
 結歡縱於人有濟亦未免可恥不在不謀只在合下
 道理上勘定從違得失尚落後一層問而告亦餘意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志唯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

語類問何謂樂之卒章曰自關關雎鳩至

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亂乃樂終之雜聲也○問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復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章也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

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

故樂之美盛如此○又集問亂者指其成言之耳蓋樂章至

專指亂而言也曰此等處今不得聞古人之樂難以深論且如集註大槩說過可也○蒙引關雎一詩在詩為首章

在樂為卒章其曰關雎之亂洋洋盈耳舉終以該始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存疑關雎之亂所奏之樂必是太武

蓋周家王業成於關雎故以此詩樂括通篇之意為亂也○說約按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樂凡四節工歌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比歌止瑟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磬南北面亦樂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

也輔笙止磬此第二節笙入三終之後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歌笙相禪故曰

間所謂間歌三終也此第三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所謂合樂

三終也此第四節味合樂並作語似其樂既正之後至第四節歌關雎始盛非至此猶盛以終該始之謂也○條辨若

如蒙引自始至終皆美盛之說恐夫子不應獨舉關雎之亂以為言矣。○新安陳氏曰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在官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慥

空音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

辭亦不屑之教誨也。精義伊川曰狂則必直侗則必愿慥之甚也不可得而知之也謂非常理也。語類狂是好高

大便要聖賢宜直侗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慥慥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

之。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進取之狂當之欲目之

以輕率可否曰此狂字固卑下然亦有進取意思敢為太

言下梢却無收拾是也。問侗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無

所識別之謂慥者空也空而又空無一長之實之謂先生

以為此亦因舊說而以字義音訓推之恐或然耳。○潛室

陳氏曰狂者只是說太話立太論底人凡心下有事都說

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有狂人都恁地說

太話立太論至於到利處但知有己反以義責人却不直

侗者凡事只是恁地謹厚不敢妄動也好而今侗者却不

愿要妄動慥慥者無能為底人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

今無能為底人都會用許多詭詐狂侗慥慥這是得之

於氣如此至於不直不愿不信都却習得如此豈非天下

之弃人。雖曰甚絕之之詞使其知為聖人所絕而改焉

則不屑之教誨。○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

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

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精義伊川曰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况學道而悠悠安可得

仲尼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急事迫切了乃如此文意不難理會須是求所以如此如何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云

爾者所以教人也。語類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着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何得他何

只喜時起來行得三兩步懶時又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或問小註這章書是一氣趕注方如不及時即存猶恐

之心。新安陳氏曰為學之道當如湯之檢身若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常恐其或失之苟

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撐上水船之追

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猶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

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輯語兩語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中鞭緊一步耳惟其精勤

是生恐懼惟其恐懼愈加精勤一時如此終身如此非有前後際也。愚按下句固是就上句中鞭緊一步合下

齊都到但精勤畢竟屬功恐懼畢竟屬心其所以劃開不得者上句以功言而所以如不及者此心也下句以心言

而恐失之時即便有不失之功在固不得盡以蒙引分屬之說為非而上下相生相足總在一猶字討分曉說統云

如不及是趕上前猶恐失是怕落後又云猶恐二。程子字正描寫如字之神功與心自十分呆劃不得。

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朱子曰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不與焉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類語

舜禹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毫來奉已如今人才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不與只是不相干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此事不被那天下來移着○因論舜有天下而不與之義曰此等處且玩味本文看他語意所重落向何處明道云聖人之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茂對時育萬物而已說得義理甚闊濶集註却說得小然觀經文語意落處却恐集註得之○蒙引原來舜禹也只是內重而見外之輕○獨舉舜禹者舜禹本是匹夫一且有天下實出望外而却不以為意尤見其巍巍○翼註此天下以勢位言不以民物言巍巍不與在二聖心體上說不被勢位壓倒○輯語有天下而不與非輕天下之謂也程子云今人於醉後或更加矜持者是亦為酒所動也當知此義○心有與處才有

不與處舜禹須不是一齊放下毫無罣礙也看透不與真源則憂勤胼胝無非不與之意○愚按集註不以位為樂見得舜禹胸中自有真樂在太行不加窮居不損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袵鼓琴若固有之即此可想見不與真際至謂聖人惟為天下憂勤所以不與尚是客意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稱義伊川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崇高其大與天同也蕩蕩乎其德之廣大不可得而名言也其成功可見者則巍巍崇高其文章則煥然至盛范氏曰孔子贊易乾元曰大哉稱

堯亦曰大哉天運於上無為而物成堯亦如是矣以堯典考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命羲和咨四岳舉舜而授之天下止於如此而已可謂至簡也然其高也不窮其大也難名其成功如四時寒暑之始終萬物其文章如日月星辰之照臨天下此為堯典而言也。季安溪曰上節註雖以德言然德字已包業在內蓋兼體用言也無能名者非淵微神妙不可窺測之謂謂其不可以一善言不可以一端舉蕩蕩乎無所不包如天之廣大無不涵覆形容之不足盡其蘊悉數之不能終其物耳。語類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辭不必謂獨堯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何屺瞻曰獨稱堯之為君蓋兼聖德與曆數而言邵伯溫述康節之意所謂極治之盛莫過堯前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也唯天為大體味注中故字亦如字自當以天德言之主形體者大全中誤載饒氏語也折以朱子手定書則或問謂范氏尹氏得之按范氏云天運於上無為而物成尹氏亦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其意蓋皆以德言矣又曰註不言堯德之精微而言德之廣遠自并大業皆是德所統貫下節特又從不

可名之中指其一半可見者示人不得判然分屬微顯遂疑下節非仍廣遠無能名之事也。雙峯饒氏曰惟堯則之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君之事耳。蒙引惟天為大至民無能名大抵以其德之不肖而言其無處不周匝也惟堯則之正中庸所謂配天也愚按史臣贊堯曰克明峻德益曰帝德廣運大抵皆就發用處言輯語云德有存主者有潛布者竊謂潛布意較親至存主則此處自就為君上看無庸深論也中庸高明配天章句謂與天同體亦體段之體非心體之體則此處即兼體用言亦不合追向深處故蒙存皆主德之覆育即集註言德之廣遠意也。輯語無能名若說做淡忘冥漠便墮黃老家言是無名非無能名愚按無能名只合向蕩蕩乎三字內領會着不得滯筆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

名其可見者此爾精義明道曰成功文章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者即是

聖也。語類雖蕩蕩無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見又有煥乎之文章可睹。或問小註成功文章巍乎煥乎真

覺前後帝王所不能到而堯之德尚不盡此集註特下此爾二字仍歸到無能名非以此為可名也仍是無名員足

語不是無名外添補語。四書通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物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天地一也

○新安陳氏曰堯德之與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不可

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季安溪曰此即就上節則天無名中舉其可見者來贊歎蓋成功文章極其巍煥雖有

可見之迹然亦如乾坤之容日月之光之不可繪畫則亦卒歸於無能名而已下節即申上意非謂德不可名業則

可見作兩截話頭又非謂業雖可見德仍不可名抹殺末節也註中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猶言堯難名之

德此其可見者也。○集解成功是事業成就處如平水土教稼穡明人倫皆從前所未有之事何等巍巍文章與成

功雖是兩樣而禮樂制度却是事業成就後發用出來蓋功業初成禮樂尚未興制度尚未備到得成功後文明日

啓乃愈覺煥乎可觀按成功下着一。○尹氏曰天道之大也字層遞而下有想像不盡之神。

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新安陳氏曰此似以為法取之愚按當自

以上二句取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何吧瞻曰朱子謂成功文章即是道之發見末兩句安可輕抹尹氏雖有所可名者

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之云然詞意未嘗不極鄭重特所可名者四字反成贊詞與上節隔碍耳折以或問則

朱子謂諸說程子為尤盡觀明道固未嘗以其可見而小之即伊川云巍巍崇高煥然至盛亦無非道揚盛德形容

不盡神味後來因注中并存尹氏所可名者云遂誤以兩有字對上無字謂此則可名者殊失朱子內注本義矣

巍乎煥乎經文與上節固同是贊歎不盡之詞無容岐視

論語集注本義匯纂 卷八 泰伯 第八

敦復堂

是贊歎不盡之詞無容岐視

巍乎煥乎經文與上節固同

不盡神味後來因注中并存尹氏所可名者云遂誤以

之即伊川云巍巍崇高煥然至盛亦無非道揚盛德形容

特所可名者四字反成贊詞與上節隔碍耳折以或問則

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之云然詞意未嘗不極鄭重

巍然煥然而已。何吧瞻曰朱子謂成功文章即是道之發

見末兩句安可輕抹尹氏雖有所可名者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或問舜之臣眾矣而獨稱五人何也曰舜之天下所以治者以此五人而已故孟子亦獨稱之他人不得與也。仁山金氏曰禹為司空平水土稷名棄為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饑契為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皋陶為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為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為民害。按五人不自舜有而舜有之天下亦不自舜治而舜治之記者大書特書便隱然為際字立案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秦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輔氏曰荀子云治亂謂之亂猶治汗謂之汗則亂之訓治

矣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王姬大妣也詩曰亦

右文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武王后太公女九人

治外邑姜治內。南軒張氏曰邑姜亦婦人之有聖德者或曰亂本作亂古治

字也。吳因之曰記者因下九人而已先列亂臣十人一句在前此二節是記事體至第三節方論議之。按上書舜有此言予有兩有字相為關照下文難與盛俱從此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吳氏程曰上係

言上接武王也記者謹之稱族所以尊君也凡對君問皆然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西山真氏曰聖賢言才有與德合言者才子才難是也有與德分言者有才而

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是也才子以齊聖廣淵忠肅恭懿之德言與此才難即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本體言才兼以著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才體用兼全者也若與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耳才本於德雖才未備不善為君子才不本之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於德雖其才可喜不免為小人

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

問集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開了曰寧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注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為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按古注謂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是反以周為盛於唐虞也故朱子云

然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

也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便使人有敬重愛惜人才之意新安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貞元會合

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反以為盛者即晉三卿為主可謂眾矣之意况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無一人乎蒙引才難一條夫子本為周言而援及唐虞耳看一斯字語意便自了然當時門人聽言者亦甚高識便敢以舜之五人為過於周之十人故以五人列十人之上以起夫子之言而不以為嫌蓋人才不以多寡為盛衰顧其人物地位何如耳輯語古語才難是泛言如末世無人物衰朝無遇合此通行議論聖人所歎却從舜武多才際會極盛時尚且不易得如此難字意又進一層條辨夫子劈頭便歎才難不其然乎正以貞元會合不常有之盛惟唐虞乃過於斯降自夏商皆不能及則就虞周一代論人才何其盛合千古上下論人才何其難聖人眼孔大所以如此說至有婦人焉二句又是於盛中亦見其難乃更轉步以足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

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問辨錄文王為西伯專征伐天

下有不服者。文王必為征伐之。是為率畔國以事紂。三分

天下有其二。是言人心皆歸文王。以天下大勢言之。已有

三分之二。云爾。非真畫地而分也。紂尚為天子。荆梁雍豫

徐揚固紂之土。宇服章也。豈遂皆不屬紂乎。文王聖德。青

兗冀之人。固亦有小心也。豈遂無一人歸文王者乎。要之

天下皆紂之天下。而人心則大半歸文王也。故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按此論極允。集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

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精義伊川曰韓退之

作美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事出此

文至德處也。范氏曰。孔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庶民之太

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君民之太德。有事君之

小心。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語類三分天下有其二。

天命人心歸之。自可見其德之盛了。然如此而猶不取。乃

見其至處。或問文王服事商則善矣。然以諸侯而有天

下之太半。得為順乎。曰。胡氏嘗言之矣。胡氏曰。孔子稱武

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蓋文王受命作周。太統

未集。武王嗣為西伯。又十一年而紂惡不悛。於是武王順

天應人。繼志述事。一服戎衣。天下大定。此文武之實也。而

論者乃謂文王無意於伐紂。獨武王行之。此考之不詳也。

夫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既有其二。以加倍之。則可取而不

取。猶北面臣節。此周之德。所以為至德也。言周則文武兼

舉矣。誠使仲尼有取文。貶武之意。曷不曰文王之德以白

之乎。誠使文王無廣周於天下之心。曷不專守分地而取

其三分之二乎。聖人之動。莫非天理。當文王時。商曆未終

文王安得而取之。及武王時。商罪貫盈。武王安得而不取

向若文王享堯舜之壽。則夫三分之一。亦不待周師而服

矣。語類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

論語集注本義

卷八 泰伯

昆

敦復堂

此語最明截胡氏謂兼文武言之畢竟曲論。文集來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為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時而為也。語似有病嘗謂文主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有二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主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主之事。紂非其本心。蓋其不得已焉耳。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來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按此可見文武自各行其道。不必為武王回護。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類語

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按武王之言正誓師之言也。因武王思及文王。因伐商思及事商。因歎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類語

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

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閒去聲。菲音匪。黻音

弗洫呼。域反。

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

享祀豐潔。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云致孝。必廟焉。而人鬼享之鬼神。衣服常服。黻

蔽膝也。以韋為之。韋類韋熟皮也。有虞氏以韋。夏后氏以山般。周龍章。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

命吾良主。長進。泰伯。敦復堂

命吾良主。長進。

泰伯

章

敦復堂

才難思及至德。嶺斷雲連。此中自是深情無限。然有意牽合。非諄則支。只體味經文。見得武王十人之功。幾與五臣爭烈。而文王終守臣節。尤自獨高千古。大指自隱隱流露。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

帶裳鞞鳥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閒水道以正疆界備

旱潦者也或問溝洫之制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道使無水旱之

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周禮匠人職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

不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旱則瀦水潦則泄水也困勉錄書言濬畎澮在艱食鮮食之前是治水時事此言盡力

溝洫是治水後事蓋溝洫是隨時當經營底若認作一時事則是作司空事不是為天子事矣又須知盡力二字內

有許多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

言以深美之精義范氏曰禹之德惟儉與勤勤而有所用其力儉而有所用其美此所以無間然語

類問五峯云禹以鯀遭殛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此說如何曰聖人自是薄於奉已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若是恁

地說則較狹了或問小註首一句自應從籠統中說來中三句於偶舉數事中現出大禹全身分量末句實從三

句推勘而無閒直看到聖德至精至密處故曰各適其宜而字正是閒字豐儉適宜在夫子眼中非在禹意中也

朱註發明無閒處全在三箇而字上看須兩兩相形方得而字神理徐思曠曰無閒處是盡頭不是原頭中

三句不是無閒之大處乃是無閒之盡處這俱在事迹上論愚按只在事迹盡處端詳而原頭處大處已具見四

書通舜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行之集註以為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

儉而不能豐則墨氏之儉非中矣淺說盡力溝洫亦謂之豐者多費已力而不吝厚於養民是即所以為豐也

輯語禹與堯舜之聖同堯舜較大禹較精嚴其分際正在此耳無間只是事事恰好註所謂各適其宜正見其心法

之密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者不能纖微都到也愚按中六事須見得兩不相當恰恰相為脗合如折開看飲

食不豐足矣而必從其菲衣服不華足矣而必從其惡宮室不崇足矣而必為其卑若以天子之崇高富貴而過自

貶損者然至於孝鬼神美黻冕而必斲於致力溝洫而必斲於盡若宗廟朝廷之禮百姓衣食之源必竭盡心力而

百三十三卷之三 泰伯 敦復堂

不敢有一毫自愛者然蓋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豐儉本不從自身起見故合權看來但覺其隨事制宜因心作則渾然天成無罅隙之可議而非作意彌縫之所○楊氏得幾其萬一也兩言吾無閒然夫子之神往至矣

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

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按楊氏揭出有天下而不與尤為直

透心源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八終

